

# 新年图鉴

编者按:今年,越来越多家庭选择“反向过年”,父母千里迢迢来到子女所在的城市,在异乡的烟火气中品味团圆;也有人计划踏上旅途,与家人在山川湖海间寻觅别样的年味。这张鲜活的“新”年图鉴,藏着人们过年方式的多元与新意。春节将至,您有哪些新意?是选择逆向团圆的温馨,还是拥抱“诗与远方”的自由?或是有别出心裁的团聚方式?欢迎您分享。

## 陪你看遍家乡美景

□ 尘世淡香

春节将至,街上的树全都挂上了红彤彤的灯笼,商场里的年货更是琳琅满目,回家的人也越来越多,年味已然浓了许多。我以为,这世间最美的风景,莫过于千里奔赴后的阖家团圆,所以每一年春节,我们兄妹三家及舅舅、一起长大的几个表兄都要想办法团聚。一桌家常菜,一盏暖灯光,一盆红炭火,亲人围坐,吃饭、聊家长里短,幸福的感觉便充盈全身。这几年,我们更是相约一起到家乡的景点游玩。

在沙兰村,到石巷迷宫游玩时,站在半山腰往村子看,楼房林立,竹林掩映,多年过去,早已物是人非,但记忆仍在。我们记得曾经卖茶的村口,也记得劳作过的田野;记得母亲的凉茶,也记得外婆的饭香;记得撒野的晒谷场,也记得钟声响起的山村学校……回忆如潮水般涌来,那是我们共同的记忆,在一次又一次的记忆里,虽有伤感,更多是亲人的温暖和对彼此的珍惜。

泉州虽然是个小县,但历史悠久,山清水秀、物产丰富,很多地方值得一看。譬如,距县城约5公里、位于泉州镇沙兰村的青山岭,生成约于四亿年前的泥盆纪时代,由海底地壳变动和海水侵蚀作用形成,本地人称为“石巷迷宫”;始建于汉代,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,位于一座江心孤岛上,仿佛世外桃源的运江古镇;在泉州东部,大瑶山西麓的罗秀镇西部约5公里,藏着一个古色古香的村庄,青砖黛瓦,朱门小院,2012年12月入选首批“中国传统村落”名录,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的纳禄村。此外,素有“江南才子”和“两尊宗师”之称的郑小谷故居;国际著名漫画大师廖冰兄的故乡妙皇乡思高村委大窝村……春节相聚时光短暂,近在咫尺的风物美景,便是我们结伴游玩的好地方。

在运江古镇,我曾教书三年的地方,有19岁的青春印记,有带孩子们在简陋影院看电影留下的清脆笑声,有涨大水时伫立江边的迷茫。我的讲述,我的回忆,在古老的街道上回荡,也叩击着人们的心。在郑小谷故居,有名声在外的小谷米饼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生活艰难,糖饼是奢侈品,为了解馋,只能自己做米饼,泡米、炒米、熬糖、打饼,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仿佛在打捞旧时光……

结伴游玩,不仅是看美景,更有数不清的回忆,它们像陈年的酒,愈久弥香,温暖着曾经的岁月,也加深亲人之间的感情纽带。我们从小生

陪你走遍家乡美景,彼此回忆温暖漫长,这是外出游玩所不能给予的。也许,这是一起游玩的意义所在,也让新春后奔赴各地的我们有了更充实的力量。

## 与母亲过暖心年

□ 施崇伟

父亲走后,母亲就单独住。平日有保姆照料,可到团圆时,她总是对着空荡荡的客厅发愣。

老伴提前采购,备齐母亲爱吃的腊肉、腊肠和本地青菜,把家打扫干净,贴好春联,复刻旧时年俗。除夕保姆放假,我们兄妹守着母亲,既添热闹,又不让她劳心。

父亲在世时,腊月廿五过后,母亲就开始为团圆做忙活。我们三兄妹带着小家齐聚,一大家子十几口人的热闹背后,是母亲从清晨忙到深夜的身影。她总念叨:“你们难得回来,得多弄几个菜。”杀鸡宰鱼、蒸扣肉、做酿豆腐,厨房烟火气弥漫。等大家举杯时,母亲却累得没了胃口,只笑着看我们吃。那时只顾着热闹,竟没察觉,80岁的老人早已经不起这般操劳。

这般的安排,说到底还是懂了母亲要的团圆。80岁的她,不图山珍海味、远途风景,只因熟悉的氛围和亲人在侧。从前总以为团圆就是聚到父母身边,却忽略了母亲的辛劳。父亲不在了,我们该接过责任,让母亲从“操持者”变成“享受者”,不用围着灶台转,只需坐着和我们闲聊,尝我们做的菜,就像小时候她守着我们那样。

父亲走后,年就散了滋味。我提议带母亲旅行,可她一辈子守家,年纪大了怕折腾,坚决不肯。三妹想接母亲去城里过年,母亲念着父亲的旧物,守着老屋才安心。今年女儿在国外不回来,我和老伴也是孤单的留守老人,正好多陪伴老母亲,让她过一个舒心年。

我还和弟弟妹妹约好,饭后陪母亲坐在客厅翻老照片,聊聊父亲在世时的趣事,再给国外的女儿打视频电话,让她也沾沾年气。不搞复杂仪式,不追求表面热闹,就这般安静陪着,把母亲藏在心里的孤单,融进平淡的暖意里。

想来想去,还是在家团圆最合母亲心意,重点是不让她动手。我和二弟、三妹约好分工操办年夜饭:二弟掌勺,他是我们仁中厨艺最佳者,最懂母亲口味;三妹配菜摆盘,心思细的她记得母亲当年的讲究;我和

人越年轻,越懂年味最让人舒心安心。今年,换我们给母亲过个暖心年,只为报答她一辈子的操劳,让她知道,即便父亲不在,我们三兄妹也会守着,把每个年都过得热气腾腾。

## 两亲家成了过年“搭子”

□ 麦田飞雨

我是南方人,丈夫是东北人,我俩都在山东工作,都是家里的独苗,每年春节前就开始筹划到哪儿过年,确定后再买车票。

春节假期,公婆忙前忙后盛情款待了我爸妈。临走时,爸妈邀请公婆农闲时去南方旅行,并承诺给他们当导游,吃住行全包。

我俩离家较远,便约定轮流回家陪父母过年——今年回婆家,明年回娘家。即便如此,婆婆偶尔也会不高兴:“在婆家过年是传统,年后才能回娘家。”这话传到我耳边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丈夫解释:“不是老母不让你回娘家过年,她想让我在家多待几天。”

今年刚入冬,公婆就告诉我,春节让我们两口子去南方过年,因为他们也想时髦一把,外出过一个旅游年。丈夫早就和我透露,公婆去旅游过年是托词,主要想去我爸妈家跟我们一起过年。

既然如此,干脆调整方案,让后过年,各回各家。没想到,婆婆竟同意了,之后,凡是假期,我和丈夫便各自买车票回自己家。

婆婆虽心直口快,但为人善良,两亲家结成过年“搭子”,既解决了我和丈夫春节回哪过年的难题,又让春节假期变得丰富多彩。

去年元旦前夕,我妈打来电话说,打算春节和我爸外出旅游,已经报了旅行团,让我们两口子回东北过年。等我和丈夫赶到东北老家才

知道,原来我爸妈是来婆家过“旅游年”了。爸妈瞒着我,未和亲家打招呼就提前坐火车来东北旅行了几天,最后在亲家家里落脚,打算过一个地道的东北年,享受一下东北的“农家乐”。

每年除夕前,在上海工作的女儿总是千里迢迢往家赶,有时除夕已过中午,班机还没落地,等得我们甚是焦急。今年元旦前,我和妻子商量着去上海过年,免得女儿匆匆忙忙赶回家。我们也借此机会,看看大城市春节的热闹场景。

早早和女儿说了这事,起初她有些反对,担心我们年纪大了,来回折腾身体吃不消。我和妻子还未到六十岁呢,还不算老,但明白女儿的一片孝心。在妻子一再劝说下,女儿只好同意。

去上海过年,母亲有些不情愿,中国人向来崇尚阖家团圆,她也是



## 把团圆带到你的城市

□ 文新旺

今年的年味,是从一张反向车票开始的。我在高铁站出口等候,人群中,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不算多,反倒是拎着大包小包的老人居多,红肠、木耳、腊肉、干笋,像把老家的土特产都拎进了站台。母亲见到我第一句话不是“瘦了”,而是把保温袋往我手里一塞:“路上不挤,坐得稳,到了就算过年。”

这几年,“我来到你的城市”成为不少家庭的新选择。父亲第一次住进我租的两居室,像进了陌生的地方:燃气灶怎么点火?楼下垃圾怎么分类?电梯里遇到邻居要不要打招呼?父亲不太会说漂亮话,却是个行动派。进门第二天,他把阳台收拾得能晒被子,还顺手把堆在角落的纸箱全拆了。母亲则在手机上研究附近菜市场,最后挑了一家“最像集市”的。她说,年味不在东西多贵,在“热闹里有人情”。

年三十那天,我们家的年夜饭没有“十碗头”的排场。父亲学着做我常吃的清蒸鲈鱼,母亲坚持要她一锅老家的藕汤,最后两种口味都出现在一张桌上。窗外是城市的灯,窗内是暖气。我们给老家亲戚打视频电话,镜头里是另一桌年夜饭,互相举着手机碰杯。母亲笑着说:“你看,团圆也能‘跨屏’。”我不自觉地笑了,所谓“新姿势”,不是把传统扔掉了,而是把它搬到当下能安放的位置。

大年初一,我们去江边散步。父亲穿着新买的运动鞋,一如既往地走得比我快。江风冷,他把围巾往我脖子上一绕:“在这过年,也算看见了你过的日子。”我眼眶一热,张嘴却发不出声音,这句话比任何祝福都硬核,它承认了子女的城市生活,也把父母的牵挂从“盼你回家”改成了“我来陪你”。

朋友圈里还有另一种年味,有人把年夜饭放进了行李箱。孩子放假,一家人去看海,除夕在酒店窗前贴福字,初二在景区排队买热奶茶。有人说这不算过年,可他们仍要守一个仪式:哪怕在外,也要给家里的老人打一通电话。旅行成了新年俗,折射出人们对团聚方式的自由安排。

春节的“新”,可能是父母跨越而来的一次“反向团圆”,也可能是家人在山川湖海间把日子过成纪念。变的只是地点与方式,不变的是那朴素的心愿:在一年最冷的时候,确认彼此还在同一张生活的地图上。新岁里,最好的年味,仍然叫“有人等你,也有人奔你而来”。

## 《聊客》

欢迎那些充满智慧和调侃的文章、那些妙趣横生的观点、那些个性化的语言,篇幅以600~800字为宜。新鲜作者请联系我们——QQ:235607346 邮箱:lbwkiaoke@163.com

## 回乡团聚

□ 张轩章

能完成。秋千用的绳子是篾丝、稻草与麻布经过水润手搓编织而成,外观呈麻花状,长约10米,重三五公斤,握在手中特别牢固。秋千搭建完成后,一群孩童立刻飞奔上去,双手握住绳子,争着体验空中飞人的快乐。第一荡俗称“开秋”,哪里轮到小孩,那是留给结婚不久的新媳妇的,据说“第一荡”寓意早生贵子、心想事成。

彼伏,绚烂的烟花把夜空点缀得如诗如画,如梦如幻。

乡下过年,最激动人心的是燃放烟花爆竹。乡间腊月喜事多,结婚的、做寿的、乔迁的,几乎天天有,鞭炮声从或远或近的地方传来,让大家共享喜悦。这期间,几乎家家户户都要买上几挂鞭炮与一些烟花回家,准备除夕夜集中燃放。鞭炮是孩子们梦寐以求的东西,大人买回家后,他们会悄悄取下一些,放在荷包里,走到哪燃放到哪。除夕夜,爆竹声此起彼伏,绚烂的烟花把夜空点缀得如诗如画,如梦如幻。

乡间过年还有一个习俗,人们要围着篝火守岁到寅时,然后挑着水桶去井边挑水。因为“寅”与“银”同音,寅时挑水回家寓意把财富请进家门。大年初一,人们要爬山,寓意新年步步高。从山上走回家时,还要一路拾捡一些柴禾,寓意“空手出门抱柴(财)回家”。

今年,乡下的新房建好了,吃住什么都方便,母亲还特意准备了一些山珍,把每一天的食谱、行程都计划得好好,只等我们回去。

我工作成家后,基本上在城里过年,每年都会像请客一般,费尽唇舌让父母进城与我们一起过年。父母总说城里没有乡下热闹,弄得我好像在割削他们的幸福。

去上海过年

□ 陈裕

尊重传统。2024年,弟弟和弟媳在贵州做建筑生意,春节期间工地的活还没完成,迫不得已留在那边过年。除夕那天,母亲打电话过去一番嘱咐,父亲在一旁宽慰:“孩子十多岁,能照顾好自己,你何必太操心。”其实,母亲也明白这个道理,就是放心不下。

番解释,她也理解我们的想法。“你们提前去上海,家里都收拾了吗?打扫、贴春联哈的都想好怎么办了吗?”母亲问道。我告诉她,这一切早已规划好,并把解决方案一五一十说清楚,她才安心。

前些日子,我把去上海过春节这事告诉母亲,她一时不悦,经过我一

母亲还特意给孙女发微信,让她别自己准备年货。“奶奶您放心,单位也发了一些,有空我再买点,省得爸妈提着大包小包坐飞机,太麻烦。”女儿回道。母亲和女儿的想法各有道理,听着她们的对话,我和妻子心里涌起一阵暖意。

眼看日期临近,是时候出发了。看着包裹里的年货,畅想上海过年的滋味,心里不禁充满了期待。